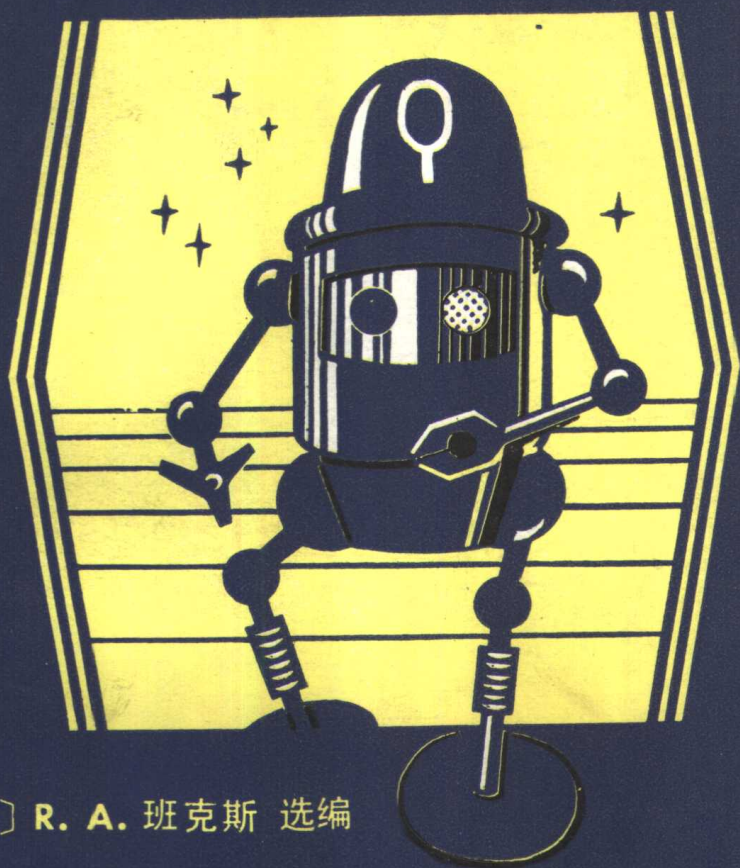




〔英〕R. A. 班克斯 选编

机器人AL-76走失

世界优秀科幻小说十篇

科学出版社

机器人AL-76走失

世界优秀科幻小说十篇

〔英〕R. A. 班克斯 选编

何明 李平 等译

科学出版社

1982

内 容 简 介

本书收入十七世纪以来英美最著名的九位科学幻想小说家斯威夫特、史蒂文森、威尔斯、阿西摩夫、克拉克等的十篇代表作，由英国科学文艺评论家班克斯选编，书中对各作家和作品作了简短的评介。本书可供广大读者阅读。

TEN SCIENCE FICTION STORIES

Ed. by R. A. Banks
Hodder & Stoughton, 1977

机器人AL-76走失

世界优秀科幻小说十篇

〔英〕R. A. 班克斯 选编
何 明 李 平 等 译
责任编辑 吴伯泽

科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137号

中国科学院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售

*

1982年7月第一版 开本：787×1092 1/32

1982年7月第一次印刷 印张：6

印数：0001—30,300 字数：132,000

统一书号：10031·1

本社书号：2615·10

定价：0.65

前 言

如果我们真想活下去，我们最好现在就开始认真地生活；

如果我们不想活下去，那也无关宏旨，但我们最好马上开始死去。

奥登 (W. H. Auden)

现代科幻小说的重大主要题材之一是探索理想的境界——理想的男人或女人，政府，国家，世界或宇宙。这个主题在文学史上源远流长：公元前四世纪，希腊哲学家柏拉图在他的那些对话集中就曾探讨过最完美的世界上的众生形象；《共和国》阐述了作为理想国概念基础的哲学思想；《蒂迈欧篇》和《克里蒂亚篇》描绘了神秘的岛国“亚特兰蒂斯”，这个国家繁荣昌盛，物阜民丰，但因居民生活糜烂，奸邪丛生，岛国终被大海吞噬，永沉海底。

1516年，托马斯·莫尔 (Thomas More) 爵士在卢万出版了他的《乌托邦》(乌有之乡) 的拉丁文版。它可能是莫尔有感于亚美利哥·韦斯普奇 (Amerigo Vespucci) 的旅行见闻而写的作品。韦斯普奇声称曾于1497年发现远处欧洲西方的奇异大陆 (今天人们认为它是南美洲)。莫尔在安特卫普邂逅的旅行家拉斐尔·希思洛德 (Raphael Hythloday) 说，他发现过一个不可思议的邦国，那里的人民真正地同呼吸，共命运，没有战争，信教自由，执法公平。作这样的描述是对莫尔所处都铎王朝时代英国生活状况的含蓄批评。

“因此他熟记了许多法令和章程，俾使我们的市镇、乡村、城邦、王国有所借鉴，借以匡正他们的过失、谬误和无法无天的暴行。”

乌托邦文学在创立伊始就发现，描绘理想的邦国，其本身就是一种评说作者所处时代的国家荒政和生活败德的手段。

在英国，这一种文学形式不断发展，直至二十世纪。霍尔主教 (Bishop Hall) 的《异物同质世界》(1607)，培根 (Bacon) 的《新亚特兰蒂斯》(1626)，杰姆士·哈林顿 (James Harrington) 的《奥西亚那联邦》(1656) 发展了这一条路线，但是，笛福 (Defoe) 的别有情趣的讽刺作品《鲁滨孙漂流记》(1719) 第一次偏离了这个传统。1704年，制鞋商之子赛尔柯克 (A. Selkirk) 离家出走，参加丹皮尔 (W. Dampier) 船长率领的航海探险。中途，赛尔柯克要求把他送上无人居住的胡安费尔南德斯荒岛。他在那里住了5年，才被营救回国。笛福以赛尔柯克关于历险的叙述为题材写了《鲁滨孙漂流记》，书中叙述主人公如何在一个陌生的荒岛上为自己建立新生活的事迹。他只是执拗地着手再创造了他所逃避的社会。乌托邦的想法被抛弃了。

斯威夫特对他所处时代的辛辣讽刺在《格列佛游记》中表露得极为分明有力。小人国的居民只有6英寸高，岛上的所有一切都等比例地缩小。部族间的宿仇、倨傲骄横的行为以及他们同隔海邻国间无谓的交战看上去都是那样琐屑可笑。相反，巨人国的居民都高大得好似寺塔钟楼。当国王倾听格列佛自鸣得意地侃侃谈了一番人间成就后，鄙夷地回答道：

“我能得出的唯一结论是，贵邦的大部居民是造物者迄今所曾容忍爬行在地表之上的最卑下、可憎的蠢贼。”

拉普他飞岛和毗邻的拉加多大陆则把讥刺的锋芒投向象那些杜撰“南海泡沫”(十八世纪初英国殖民公司南海公司在南美进行股票投机的骗局——译注)的科学家和“设计师”。《格列佛游记》以一篇对比正直、善良、有理性的马群之国“胡因姆”和凶残成性的人形兽“耶胡”的故事结束。

塞缪尔·勃特勒(Samuel Butler)于1872年出版的长篇小说《邦托乌》(即乌托邦的颠倒)以及《重游邦托乌》(1901)沿袭了借旅行家——这一次是去新西兰——之口以讽喻现实的传统。旅行家在观察另一个世界时,间接地看到了自己的世界。赫德森(W. H. Hudson)的《水晶时代》(1906)叙述了一个植物学家的冒险经历。他失足墜落悬崖,醒来后发现置身一个快乐的世界,那里的动物吃惊地注视着这个不速的愚人。《艾丽丝漫游奇境记》(1865)和《镜子背后》(1872)中的艾丽丝同样走出了自己的世界,步入托想的异域,通过离奇的遭遇和动物,对维多利亚时代的生活和思想作了间接的评论。赫克斯利(Aldous Huxley)的《华丽的新世界》(1932)和《重游华丽的新世界》(1959)承继了乌托邦的传统,通过描述一个理想的社会,讨论人类在充斥敌意的世界上的困厄处境。

非乌托邦主题的作品是复杂的科幻小说世界的重要组成部分。早在1580年,一身而兼军人、廷臣、作家和旅行家的菲力普·西德尼(Philip Sidney)爵士给诗人下的定义可能恰到好处地道出了许多现代科幻作家的技巧:

“实际上他确是在培植另一个自然界,努力使事物变得比造物者所创造的更美好,或者缔造自然界中从未存在过的全新形态,诸如英雄、半神半人、独眼巨人、吐火女妖、复仇女神等等,所以他同造物者携手并进,不受制于天赋的局限,而是任凭自己的才智驰骋。”

(《诗赞》)

科幻作品往往以可信和可能的事物作为故事的发端，以鼓励读者对情节的发展“乐意暂时地放弃怀疑”。H.G. 威尔斯的《在深渊里》（已收入本集）在开始时似乎很尊重科学内容的叙述，但很快就转入想象的领域。这种故事的作者在说明如何解决象从事持久的星际旅行，进入过去或未来的时代，下潜大洋深处，或者用英语同凸眼暴睛的怪物对话等问题时，总要尽量多写一些。他需要不间断地发展他的故事情节，而读者则必须接受某些常规惯例。作者只需在科学性方面稍作表示，说他的故事情节都本于确有的或可以验证的事实，仅此一点小小的鼓励就会使我们之中的大多数人乐于接受他的著述的框架了。

近年来的巨大进展使得某些科幻作品的主题似乎不再是遙不可及。RTG（放射性同位素热电发电机）、TOPS（热能外行星宇宙飞船）、STAR（自检修计算机）以及TARP（测试，维修信息处理机）以及其他大量最新技术的发明，可能对本世纪末实现木星旅行作出贡献。登月之行已经不是幻想，然而，如果仅仅把虚构拿来同事实作一下比较，则诸如贝热拉克（Cyrano de Bergerac）的《月球旅行》（1550），凯普勒（Johann Kepler）的《梦》（1634），戈德温（Godwin）主教的《月球人——多明各、冈萨雷斯的登月谈话》（1638）等作品，仍不乏引人入胜的魅力。目前，虽然科学还不能使人类去地心旅行（参看儒勒·凡尔纳著《地心游记》，1864），然而它已经允许人们比凡尔纳《80天环球旅行》（1873）中的主人公用更短的时间周游世界，比凡尔纳《海底两万里》（1869）中的潜艇英雄更轻而易举地作水下环球航行了。人类还不能作跨越时间的旅行（参看《时间汽车》，1895），或者使自己隐形（参看H.G. 威尔斯著《隐身人》，1897），或者从死物中创造人的生命（参看玛丽·雪莱（Mary Shelley）著《弗兰肯斯坦》，1818，这本书讲一个

谎言、不负责任的科学家从事科学研究的故事)。

儒勒·凡尔纳的著作以及威尔斯的早期作品在二十世纪初期的科幻文学中占主导地位。在凡尔纳的工艺技术描写以及威尔斯的惊险恐怖故事的启迪下,描写异国风情、奇人奇事的小说相继问世。甚至人猿泰山也卷入了科幻的世界,如巴勒(Edgar Rice Burrough)的《泰山地核探险记》和《泰山和蚁人》。1945年以来,以科学为依据(有的结合松散,有的紧密)的故事似乎老是不能满足市场的需求,促成这一局面的因素无疑有:卫星,星际探测器,不明飞行物的传说,俄国和美国在空间方面所取得的成就以及克拉克(Arthur C. Clarke)的《2001年,空间的奥德赛》。

在这本集子里,我力图收进一些揭示传统主题的最佳科学小说和科幻故事:如探索乌托邦,在世界上或外层空间寻求更美好的地方,机器人,遥控机械,外星人的来访,消灭人类的机器,人类个性的毁灭,恐怖的世界和幽默的世界。任何选集都会因它必然带有的主观武断色彩而冒犯一些人,使另一些人怀疑它的含蓄的用意,但是或许也会鼓励许多读者在他们自己发现新事物的旅途上亲身参加和探索这个奇妙的科幻小说的领域。这样的探索未必是徒劳的:

“某些科幻小说所讨论的问题较诸那些现实主义小说的主题确实要严肃的多:它们是涉及人类命运的真正的问题。”(刘易斯(C.S. Lewis):《第四频谱》,第15页)

R.A. 班克斯
(长号译)

目 录

前言	R. A. 班克斯 (1)
格勒伯德伯里布和卢格纳格	J. 斯威夫特 (1)
化身博士	R. L. 史蒂文森 (16)
在深渊里	H. G. 威尔斯 (35)
大机器要停止运转了	E. M. 福斯特 (54)
机器人AL-76 走失	I. 阿西摩夫 (96)
同情电路	J. 温德姆 (115)
考察地球	A. C. 克拉克 (129)
了望哨	A. C. 克拉克 (140)
后来人	W. 戈尔丁 (153)
大蚂蚁	H. 法斯特 (169)

格勒伯德伯里布和卢格纳格

詹纳森·斯威夫特 (Jonathan Swift)

詹纳森·斯威夫特(1667—1745)是在他的父亲去世以后生在都柏林的。他在都柏林的基尔肯尼文法学校¹⁾和三一学院受教育。他因为在三一学院违犯过纪律，感到自己处境困难；他是经过特别考虑才被授以学位的。后来他当了威廉·坦普尔爵士的秘书，也就是在这个时候，他开始写他的一些诗歌。1694年，他回到爱尔兰，受委任做牧师，但两年以后，他在摩尔帕克又同坦普尔在一起。1699年，斯威夫特再次回到爱尔兰，拿到圣培特里克教堂的一笔薪俸和拉罗克尔的不动产收入；1713年，他担任圣培特里克教堂的教长。他写了一些政治性的小册子，后来在1726年，他又回到英格兰，就在这一年《格列佛游记》出版。他最后一次去英格兰是在1727年，但他却在爱尔兰度过他的余生。大约在1738年时，他患了一辈子的病——头晕症——的症状逐渐变得显著起来，在1745年去世以前的一段时期，他似乎已经完全丧失了他的理解力。

下面的选段包括了晚近科学幻想小说作者们所采用的某些重要的主题：作者对时间的略过——故事中的人物都是塑造成生活在时间之外的，虽然也容许他们提及只与他们自己有关的那个时代；再有就是同那些被发现是在异域旅行的

¹⁾在英国以教授拉丁语为主的中等学校。——译者

人或者早已作古的死者彼此交谈的困难，以及那些长生不死的人的天性。在写作技巧上，作者用逐渐推动读者接受对往事的描绘来引导读者不坚持不相信的想法。斯威夫特（或者说格列佛）用一种公认的旅游方式，把读者从欧洲带进了格勒伯德伯里布和卢格纳格的陌生世界里，只有在这个时候，他才采取了其次几个步骤进入幻想之乡。空间和时间一概打破了，为的是借弦外之音，使读者得以更明晰地看到他自己的时代。这种笔意曲折的写法使读者了解那些带有讽刺意味的要旨：道德准则已经被歪曲了，过去的恶棍们成功了，过去的善良人被流放了，过去的懦夫变成了英雄，而过去出卖过国家的奸贼却歪曲了事实真相，可是把过去的流氓当成善良人，又把过去的善良人当做流氓的，却正好是现在，那末现在的判断如何能够使人信赖得过呢？现在谁是“善良人”，谁是“恶棍”呢？我们必须赖以进行判断的准则到底是什么呢？

斯威夫特的写法的成功，主要是依靠他的讲述人的见解：格列佛是一个对什么都感兴味的观察家，他引导着读者的看法，可又似乎并不给以限制。他无法抑制着不作直接的解释，不过在这样的当口，读者之乐于接受斯威夫特的解释就变得有点勉强。如果这篇幻想故事一直流传下去，那末它的讽刺就能够起到作用。

“格勒伯德伯里布”，就我对这个词所能做的最接近的解释，意思是巫士岛或魔术师岛。它大概有维特小岛的三分之一那样大，可是极其富庶；它由某个部族的首领统治着，这整个部族都是魔术师。这个部族是只在族内通婚的，那继位的长者是君主，或者说是酋长。他拥有一座辉煌壮丽的宫殿和一个大约三千英亩的园林，四面围着一堵方石砌成的20英

尺高的墙。在这个园林里有几个小围场，专供牧养牛羊、种植谷物和蔬菜之用。

酋长和他的全家是由一种多少有点不大寻常的家仆们侍候着，凭着他那份巫术招魂的本领，他有权力从死者当中召来他所乐意召唤的魂灵，而且还有权命令他们侍候24个小时，但绝不能延长；他也不能在不满三个月之内把曾召过的魂灵再召了来，除非是在非常特殊的场合。

当我们抵达这个岛的时候，大约是上午十一点钟，陪伴着我的人士之一，前去朝见酋长，恳切希望允许一个异域人来进谒，这个人是专程前来想得到侍奉酋长殿下的荣幸的。这个希冀立刻获得了允许，于是我们三个人一同进宫，在宫门外从两排穿着极其古式服装的武装警卫当中穿过，那些警卫的脸神有点什么使我害怕得没法形容，浑身直起鸡皮疙瘩。我们通过几处行政部门，也是这样走在两排一模一样的仆役中间，直到来到接见厅为止。在接见厅里，我们行了三个深鞠躬礼，又回答了几个一般问题，然后才得到许可坐在接近酋长殿下宝座最低层的三个凳子上。他懂得巴尔尼巴尔比语，尽管这种语言同他岛上的语言不同。他迫切希望我给他叙述一些有关我的旅行的事；而且为了让我明瞭我会受到不拘礼节的款待，他把手指头转动了一下，遣去了他所有的侍者，这使我吃了好大一惊，他们一下子竟全都无影无踪了，直像是我突然从睡梦中醒来，而他们是在梦中所见到的幻影一样。有一会儿功夫，我无法使自己惊神镇定下来，直到酋长对我保证说，我决不会受到什么伤害才罢；由于观察到我的两个伴侣都是无动于衷，而他们都曾经多次受到过这种方式的款待，我这才开始胆子壮了起来；于是我对殿下讲了我几次冒险的经历，不过我仍然不是一点儿犹豫都没有，我常常要回过头去，看一看我曾瞧见那些家务鬼魂所在的那个

地方。我得到同这位酋长一起进餐的荣幸，这时，一批新鬼魂端上肉来，而且在桌边伺候着。我这时注意到我自己已不像上午那样害怕了。我一直停留到日落，但是谦恭地恳请酋长殿下恕我未接受下榻宫中的邀请。我的两个朋友和我住在附近那个小城中的一所私人住宅里，这个小城就是这个岛屿的首府；第二天早晨，我们又去侍奉酋长，因为他乐于对我们发号施令。

就这样，我们在这个岛上继续住了十天，每天大部分时间是同酋长在一起，夜晚就在我们的住所。我不久就变得习惯于看到这些鬼魂，以致在见过三四次以后，它们已一点也不使我畏惧了；要是还有一点心有余悸的话，我的好奇心也把这点余悸给压服了下去，因为酋长殿下告诉我可以把任何我乐意提名的鬼魂召来，而且可以从开天辟地以来直到现今所有的死者中间召来任何数目的魂灵，还可以命令他们回答我认为适于提出的问题；条件是我问的问题必须限定在他们生前所处的那个时代范围之内。有一件事我倒是可以信赖的，就是他们准会跟我讲真话，因为撒谎的才能在冥冥的下界是一点用处也没有的。

为了这样宽洪的恩宠，我向酋长殿下致以谦恭的谢忱。我们当时是在一个厅房里，从这里可以展望园林深处的一片美丽景色。因为我的第一个心愿就是要观赏一些宏伟壮丽的场面，我渴望看一看刚刚打完阿尔贝拉一战统率其大军的亚力山大大帝*；酋长的手指一动，这个场面便立刻出现在我们所站立的那个窗子下面的大广场上。亚力山大被召进厅里，费了好大周折，我才听懂了他的希腊语，可是我并没有用我自己的语言说什么。他以他的名誉向我保证说，他并不是

*遇此星号，一律见本篇故事结束处的注释。

中毒，而只是因为酒喝多了，发了一场烧去世的。

其次，我看见汉尼拔*在越过阿尔卑斯山，他告诉我，他的军营里一滴醋也没有。

我看到恺撒和庞培*率领他们的大军正在准备交锋。我看到恺撒取得他最后的伟大胜利。我迫切希望罗马元老院会在我面前出现在一个大厅里，而一个近代的议院，出现在彼此相望的另一个大厅里。第一个大厅似乎是许多英雄和半人半神的集会，而另一个厅里，却是一伙挨门串户的小贩、扒手、拦路抢劫的强盗和强悍的歹徒。

在我的请求下，酋长作了个手势示意要恺撒和布鲁图走到我们跟前来。我一看到布鲁图，内心不禁为一种深深的崇敬所动，而且能够很容易从他容貌上的每一特征看出他那完美无疵的品德、那最勇敢无畏的精神、那坚定不移的意志、以及对国家的真诚热爱和对人类普遍无偏的仁慈。我怀着万分喜悦观察到这两个人彼此之间是十分了解的；而且恺撒毫不隐讳地向我坦白说，他自己生活中那些最伟大的作为远远比不上被夺去生命的光荣。我得到同布鲁图交谈的荣幸，还得知他和他的远祖朱尼亚斯*以及苏格拉底*、伊巴密浓达*、小卡特*、托马斯·莫尔爵士*是永远在一起的：是世界上千秋万世不能再增添一个第七人的六人团。

我对近代历史是最厌恶不过的，因为严格地研究了过去百年间宫廷中所有大负盛名的人物之后，我发觉这个世界已经如何被一些无行的文人引入歧途，他们把最伟大的战绩归功于懦夫，把最明智的谏言归功于蠢徒，把真诚实意归于阿谀奉承的小人，把罗马的美德归于出卖国家的奸贼，把宗教的虔敬归于无神论者，把贞洁归于搞鸡奸的人，把忠诚归于告密者。有多少清白无辜的最优秀的人物，由于一些大臣利用法官的贪污腐化和党派间的仇恨，而被判处死刑或者

被流放啊！有多少恶棍得到器重而被提升、掌握权力、身居显职、占据有利可图的地位啊！

我们启程的日子就要来到了，我向格勒伯德伯里布的酋长殿下告辞，随后同我的两个伴侣回到玛尔多纳达，在这里等候了两个星期，然后乘一条船驶往卢格纳格去。

卢格纳格人是一个彬彬有礼、慷慨大方的民族，虽然他们并不是不多少带点一切东方国家所特有的那种自豪感，可是他们对异国人还是表现出他们自己的殷勤有礼，特别是那些得到宫廷赞赏的人。我结识了许多上流社会中的人物，因为总有我的译员陪伴着，我们的谈话并不是不开心的。

有一天，我同一些很体面的人在一道，一个道德高尚的人问我有没有见过他们的斯图尔迪布鲁格，即长生不死的人。我说我还没有见过，同时迫切希望他向我解释一下，把这样一个名称用在一个必死的人身上，究竟是什么意思。他告诉我说，有的时候，尽管是极其罕见的，某一家会偶尔生出一个小孩，在前额上带有一个红色的圆点，恰恰在左眉的上方，这个圆点就是这个小孩永远不死的一个绝对无误的标志。按照这个人的描述，这个圆点大约有三便士的硬币那样大，不过随着时光的推移，会逐渐变得大一些，而且改变它的颜色；到了12岁的时候，它就变成了绿色，就这样继续保持下去，直到25岁时，它又变成了深蓝色；在45岁时，它又渐渐变成煤黑色，大得像英国的一仙令硬币；不过以后就不再有什么变化了。他说，这种出生儿极为少见，以致他不相信在这整个王国里，男女两性的斯图尔迪布鲁格会有一千一百名以上，他估计其中大约有50名在大都市里，在其余的人当中，有一个小女孩大约是三年前出生的。他说，这些出生儿并不专限于哪一家，只不过是纯粹偶然的结果；斯图尔迪布鲁格们自己的孩子同其他人的孩子一样，也是会死的。

听到这番叙述，我毫不隐讳地承认我自己为这种无法表达的欢欣所触动；而那个讲给我这件事的人恰巧懂得巴尔尼巴尔比语，这种语言我说得相当好，我禁不住大大发表了些议论，也许有点过份放肆了。因为在一阵狂喜中，我竟高声欢呼起来：“幸福的国家啊，每个小孩子在这里都有机会成为一个长生不死的人！幸福的人们啊，他们享有那样多远古美德的活生生的范例，而且有着多少大师随时准备按照以往世世代代的智慧来教导他们！可是，无与伦比的最幸福的人们乃是那些优异的斯图尔迪布鲁格们，他们因为天生就免于受到人性中那种普遍的灾殃，他们的心思会是自由自在、不为外物所累，没有那种由于经常怀着对死亡的隐忧而引起的精神负担和抑郁。”我发现我的钦慕之情，在宫廷里这些显赫人物中的任何人身上，我都没有观察到一点儿，前额上那个黑点，它是一个那样显著的区别，我万万不可能很容易把它忽略掉；而且国王陛下，一位最明智的君主，竟不为自己配备相当多个这种聪慧而能干的顾问，也是不可能的。不过说不定是那些可敬的智者的美德，对朝廷中的贪污腐化和放荡不羁的行为操之过严。我们往往凭经验发现，青年人是过于固执己见而且善变，以致不受长辈沉着审慎的教导所指引。无论如何，既然国王乐意让我朝见他本人，我便决心利用第一次朝见他的机会，对他毫不避讳地提出我对这个问题的意见，但主要是依靠我的译员的帮助；不管他愿不愿意接受我的谏言，但在一件事情上我是下定了决心的，那就是国王陛下曾多次提出要在这个国家里给我一个固定的职位，我愿意怀着极为感戴的心情接受这份恩宠，以便同斯图尔迪布鲁格这些超人在谈天中度过我的一生，假如他们高兴接受我的话。

那位人士，我之所以对他发表我这番议论，是因为（正像我曾说到过的那样）他会讲巴尔尼巴尔比语，他带着一种

通常是出自对待愚昧无知的人的怜悯而浮现的笑意对我说，他愿意在任何时候使我同他们在一起，并热烈希望我允许我向这些人说明我所说过的一切。他果然这样做了；随后他们在一起用他们自己的语言谈论了一阵，他们讲的是些什么，我一个音节也没有听懂，我也未能根据他们的脸神观察出我的谈论留给他们什么印象。经过一段短时间的缄默以后，还是那位人士告诉我说，他的和我的朋友们(他认为这是适合表达他自己的意思的)对我所发表的论永生的最大幸福和好处这番明智的讲话，都非常高兴；而且他们都迫切希望很准确地知道，如果我命里注定是一个斯图尔迪布鲁格的话，我将为自己定出什么样的生活规划。

我回答说，谈论这样一个内容丰富和使人兴致勃勃的题目，是很容易大展雄辩才能的，特别是对我来说更是如此，我常常习于以这样一些幻想自娱，就是设想假如我是一个国王，一个将军，或者一个大臣，我应该做什么。正是根据这种情况，我曾多次考察这整个制度，设想我自己应当如何度过时光，如果我准知道将要永远活下去的话。

我又说，如果我交了好运，天生到这个世界上来就是一个斯图尔迪布鲁格，我一理解生死之间的差别而能发现我自己的幸福时，我便会首先用尽一切心计和办法来使自己大发其财：在通过节俭和经营来追求财富的时候，我可以合情合理地期望大约在两百年之内，成为这个王国中的首富。其次，我要从我的少年初期，就自己从事研究文艺和各部门科学，借此，我在适当时期就应当在学识上达到超过所有人的地步。最后，我要仔细地记录下在这个共和国里出现的每件意义重大的行动和事件，不偏不倚地描述几代相承的君主和国家的大臣们，这是根据我自己在各方面的观察作出的。我要恰如其份地记下有关习俗、语言、风尚、服饰、饮